

毛詩正義

十四

卷一

詩

五

卷二

詩

五

卷三

詩

五

卷四

詩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四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變大雅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至諸侯 正義曰韓奕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美其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爲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賜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也經序倒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賜者欲見命亦是賜春秋有來錫公命是命爲賜也三章言諸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

章言其得妻之由卒章言其得命歸國施行政事既美其人言汎及之主爲錫命而作故序言錫命以總之

箋梁山至晉乎正義曰此經雖有韓有奕而文非其句故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爲大國尙以爲望明於韓地最高大也夏官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是其大者謂之爲鎮故知梁山爲韓國之重鎮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必望而祀之故云所望祀焉經云奕奕梁山是美其貌奕奕然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爲韓奕也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

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
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
扶風左右猶外郡之名太守也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
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
連言左范曄後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
以前皆并言左右服虔左傳解贊云右扶風賈君是也
又辨韓國興滅之由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
霍楊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後爲晉所
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
武王之子故直辨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
謂食邑於韓以韓爲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

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爲大夫以韓爲氏也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萬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爲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爲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韋昭云騷謂適庶交爭也武武王也文王子孫魯衛是也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

與彼文倒者彼文先說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
騷之文列之於後此則略取其意辨其問荅之年故進
之於上 奕奕至戎辟 毛以爲此奕奕然高大之梁
山其旁之野本遭洪水之災維爲禹所治之謂決除其
災使成平田而貢賦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
倬然著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
命爲侯伯也王身親自命之云汝當紹繼光大其祖考
之舊職復爲侯伯以繼先祖無得棄我之教命而不用
之其在職也當早起夜臥非有懈怠用心堅固執持汝
此侯伯之職位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以此
爲楨幹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天子此

是王命辭之略也 鄭以甸爲正甸之甸戎爲汝其爲
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恭於汝職以助汝君爲異餘
同 傳奕奕至侯伯 正義曰以其言山之形而云奕
奕故知大也甸者田也治爲平田故云甸治大禹之功
功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治山旁之地有水之
處使成平田也又本韓侯受命之意宣王平大亂謂平
定厲王之亂政而命諸侯謂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
倬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爲侯伯也以其命之使幹不庭
方又言因以其伯故知爲侯伯謂爲州牧也以其言奄
受北國知非東西大伯也言宣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
侯所由耳不以平亂比治水也 箋梁山至侯伯 正

義曰以言其甸之施於平地之辭故言之野言梁山者表韓國所在亦猶信彼南山其意在於原隰也言俱遭洪水者堯時洪水非獨梁山之旁梁山與天下俱遭之耳見禹之所治不獨梁山上言禹治梁山下言韓侯受命則維禹甸之言亦爲韓侯而發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下又云有倬其道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與成王俱爲天子養民之情旣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非禹之類而亦言復禹功則所復之事有異於成王故箋辨之禹能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

侯奉行以此爲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
謂諸侯不脩臣職不貢賦也今有倬然著明之道復禹
之功謂韓侯脩臣職奉貢賦也下云介圭入覲卽是著
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爲侯伯有倬然受命
皆是韓侯之事韓侯之文處其中使得上下俱兼也以
信南山之箋甸爲正甸之知此使成平田定貢賦亦是
正甸之也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 傳戎大虔固
共執 正義曰皆釋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爲拱故
爲執也 箋朕我至作共 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
之恭字或作共則爲恭敬之義以爲恭字義強故易傳
也 傳庭直 正義曰釋詁文。 四牡至金厄 毛以

爲上言王命韓侯乃由朝而得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
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奕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
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覲也旣行到京師乃以其所
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見於王言其朝覲之得禮也王
於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竿其
上又有大綏以爲表章以方文漆簞爲車之蔽錯置文
采爲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爲衣而畫以袞龍足
之所履配以赤色之舄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
飾謂樊纓也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又以皮革鞅於
軾中虎皮淺毛幘覆其軾幘皮爲轡首之革此革之末
以金飾之如厄蟲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

鄭以爲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
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覲於王言以
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綏章爲車上所引之綏有
采章金厄爲小環纏搯之以此爲異餘同 傳脩長至
覲見 正義曰禮稱廣脩皆謂長爲脩故脩爲長也物
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強大是
張爲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是覲爲見也毛於
崧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瑞也以其
介圭入覲於王謂正行覲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覲其在
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覲非正覲時也執圭入覲禮之常
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

卽得見王 箋諸侯至其美 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
曰覲大宗伯有其事以朝者四時通名覲則唯是秋禮
以非通名故特解之駁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
時所用禮是鄭意以韓侯秋來見王時行覲禮也下云
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諸侯之
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
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
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
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
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
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

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
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面
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
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朝
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
夏禘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爲朝王闕之故云朝必以
春魯在東方尤爲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常闕春祭
也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
入覲于王爲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爲享之物
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
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

明臣職也是朝覲之禮旣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已國所出之寶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朝解其備言覲享之意也引書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以西河之地法當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爲圭璧者也以所寶善圭故以圭爲眾寶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案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雍州貢球琳琅玕是矣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

貢大界略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此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怪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爲美事故先言以顯之也 傳淑善至鳥

蠋 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爲旂司常文綏大綏者卽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卽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其一竿爲貴賤之表

章故云綏章王肅云章所以爲表章是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是鞞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爲軾中蓋相傳爲然言鞞鞞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幟字禮記作帀周禮作禡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帀鹿帀春官巾車言犬禡豸禡皆以有毛之皮爲帀此云淺幟則以淺毛之皮爲幟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淺毛者月令其蟲保注云虎豹之屬恆淺毛是虎爲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幟與天官冪人之字異而義亦同彼冪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冪爲覆蓋之名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帀前授綏而云拖